

丰碑

刘振华



辽沈战役纪念馆 编
锦州市政协学宣文史委

锦州文史资料
第 十 六 辑

丰 碑

编	审	刘广富
副 编	审	张 安
主	编	马福民
副 主 编		周文富
执行主编		于永林

辽 沈 战 役 纪 念 馆
锦州市政协学宣文史委

编

丰 碑

编辑出版 辽 沈 战 役 纪 念 馆
锦州市政协学宣文史委

开本 850×1168 1/32 字数 150 千字 印张
印数 800 册

1998 年 8 月第一版 1998 年 8 月第一次印刷
锦川市财经学校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锦州市内部出刊准印证锦字（1998）第 85 号

谨以此书献给辽沈战役胜利、锦州解放五十周年，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开馆十周年

编 者 的 话

锦州，地处辽西走廊，是历代兵家必争之地，50年前在这里进行了一场规模巨大的战略决战，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辽沈战役。当年，我东北人民解放军在广大人民群众的有力支援下，以摧枯拉朽之势，一举歼灭了国民党军 47 万余人，解放了包括锦州在内的东北全境。他们以辉煌的战绩谱写了一曲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凯歌；以血肉之躯和英勇顽强的革命精神，在全国人民的心中凝铸了不朽的历史丰碑。

八十年代中期，经中央批准建成了雄伟壮观的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这是宣扬在这场战役中我军广大指战员和人民群众伟大历史功绩，缅怀为人民解放事业而英勇献身的革命烈士的一座历史丰碑；是对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对广大青少年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的基地。为建设好这座丰碑，当年参战的部队和健在的老将军们，国家有关部委、

东三省、各路专家、工程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及施工建设人员，怀着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光荣的历史责任感，以当年参战支前团结奋斗的精神，为之贡献和付出了智慧、力量和汗水。

在纪念辽沈战役胜利、锦州解放 50 周年和辽沈战役纪念馆新馆开馆 10 周年之际，我们邀请当年参加建馆的部份有关人员，以他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向人们讲述了当年筹备建设这座历史丰碑的历程以及落成开馆 10 年来纪念馆在改革、发展中所取得的优异成绩。从而唤起人们为革命先辈、革命英烈的怀念和崇敬，更加珍惜热爱这座历史丰碑，以更高的政治热情和历史责任感，建设管理好纪念馆，使其在革命传统教育和精神文明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一九九八年八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先期筹备工作的回忆…………… 张 安 (1)

严谨的规划 精心的设计 …………… 李绍敏 (13)

宏伟的建筑工程 艰巨的施工

任务 …………… 杨宗绵 (22)

再现威武雄壮的历史篇章 …………… 白俊成 (39)

独具特色的陈列布展 …………… 宋祥门 (84)

广征文物 再现历史 …………… 才 智 (98)

“攻克锦州”全景画综述 …………… 李恩源 (107)

馆区的绿化美化建设…………… 周树榕 (128)

完善建设 加强管理…………… 白俊成 (136)

永久的怀念…………… 刘广富 (153)

发扬革命传统，塑造辽沈纪念馆人

形象…………… 陈晓峰 (161)

丰硕的教育果实…………… 李 伟 (174)

附 录

关于在锦州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请示 … (183)

关于修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批复 …………… (187)

辽沈战役纪念馆筹建领导小组一——三次

会议纪要 …………… (188)

关于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组成人员

的通知 …………… (198)

辽沈战役纪念馆建馆委员会一——三次

会议纪要 …………… (200)

伍修权主任在辽沈战役纪念馆落成典礼

仪式上的讲话 …………… (211)

少先队员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奠基典礼

上的献辞…………… 王贺锦 (213)

先期筹备工作的回忆

张 安

一、多年争取建馆未果简析

辽沈战役纪念馆始建于1959年元月，馆址设在广济寺内。1963年形成第一个基本陈列时是利用广济寺、天后宫的古建筑，陈列面积仅400平方米，大小不等的陈列室共4个，堪称因陋就简，冬季因无取暖设备只好闭馆，每年只有八、九个月的开馆时间。

由于建筑形式与陈列内容极不协调，陈列面积亦极不适应需要，所以自1964年开始文化主管部门即报请建馆舍，同年，时任副市长樊振文亲自带着陈列大纲、形式设想方案，请见沈阳军区首长陈锡联、赖传珠，他们原则赞成设想，但无财力支援建馆，省、市更无财力建馆，乃作罢。

文化大革命开始后，先是造反派们以陈列没有突出毛泽东思想，而被勒令闭馆。“九·一三”事件后馆便被撤销，已征集到馆的林彪在牯牛屯指挥所使用的文物下令被送回，馆藏资料中凡有“林总”、“林司令”的地方皆打上“××”，可谓谈“林”色变。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省文化厅指示恢复辽沈战役纪念馆并完成陈列。市文化主管部门认为似有争取建馆舍的可能，乃责成纪念馆一方面广为征集文物，一方面设法请中央领导题写馆名（原馆名是林彪1963年题写的，

原件尚在)。馆派杨美莹等人赴京,通过罗荣桓的夫人林月琴转请叶剑英元帅题写馆名,叶帅欣然于8月9日为纪念馆题了馆名。市委、市政府为此还召开迎庆大会,新闻媒体发了消息,以形成良好的社会影响,随即报请建馆,省计委给国家计委的报告未见回示。

1981年8月13日,市委、市政府直接给省委书记郭峰写报告,详陈建馆的必要性。10月,馆派我赴沈请见郭书记,汇报馆的现状。郭书记在下午下班前接见我时说:报告看到了,与有关同志也商量了,李贵鲜同志(时任副省长,主管计委的工作)正在北京开计划工作会议,我给贵鲜同志写封信,请他争取列入明年的计划。今天晚了,你先住下,明天回去。我拿到上方宝剑,激动不已,表示今晚就回去,郭书记叫秘书派车送我去车站。回来后向市文化局刘广富副局长做了汇报,他当即决定后天一起去北京找李贵鲜。

京西宾馆不是任何人能随便进的地方,不知道电话号码,也不知省长住的房间,114查号台说军队内部电话不清楚,实际上是保密不告诉。情急之中想到军事博物馆的一位朋友,打听清楚宾馆的总机号码,才找到李贵鲜的房间。李贵鲜答应以省的名义,向国家计委提出立项意见,但国家计委却批示“暂缓建设”。

从国家财力看,这时候已有可能建馆,关键是如何评价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史,而评价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史离不开一个人,这就是林彪,如何看待林彪在东北三年历史的地位与作用。尽管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全党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和传统,但在具体事物上及涉及到具体人,还没有一个权威性的说法,分寸尺度还拿不准,怕犯政治性的

错误。

二、陈云发表谈话

在研究辽沈战役历史的过程中,深感手头的资料还不能反映那场雄伟壮烈的史诗,第四野战军的战史正本还没有编写出来,文物工作者不同于一般的史学研究,文物工作在研究历史的同时,还要征集见证历史的文物,只有如此才能生动的再现历史。所以在1981年萌发了组织编写一本辽沈战役回忆录的设想。说来也巧,辽宁人民出版社也要出版这方面的读物,他们对我们的设想很感兴趣,支持我们搞这本书。于是在领导的支持下,走访了几十位当年的指挥员、战斗员、英雄模范,1983年5月,40余万字的书稿编成,定名为《辽沈决战》,出版社认为书稿质量很好,决定列入出版社的重点书目,并要我馆找名人写序言、题写书名。于是想到军中文化名人肖华(当年是第一兵团政委),时任兰州军区政委,我们馆的同志曾访问过他,还给了他的诗集《红军不怕远征难》。给他去信后很快就回了信,代他起草了两份序言,请他修改审定。肖政委非常认真的修改审定了一份稿子并签了名,遗憾的是这本书出版时,他已不幸逝世。请谁题写书名颇费了番思虑,理想人物是陈云,因为他是抗日战争胜利后于1948年9月18日最先进入东北的党的最高领导者之一,又是东北全境解放后才离开东北调中央工作的,参加了东北三年解放战争的全过程。于是6月底我们便进京寻找请陈云题写书名之路。巧与曾克林(抗日战争胜利后首先率部进入东北的一个旅的司令员,辽沈战役时是第7纵队副司令,时任海军航空兵司令员)的秘书相遇,谈及此

事后他代我见了曾司令，曾答应将馆的信及书目转呈陈云同志。为了留下题字的纪念，副馆长张志诚、陈列部主任陈景轩专程赴京准备接见时拍照。老人家可能不愿让我们拍照宣传，7月7日就把书名写好，7月8日将题字送到海航，如今这个原件还装在“送海军航空兵司令部，曾克林同志、陈云同志处”的大信封里。我们在北京即写了新闻稿，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辽宁、锦州日报发了消息和照片。

7月26日携书稿、肖华写的序言、陈云的题字到出版社研究出书事宜，28日上午接陈云办公室许秘书电话：“请你们带书稿到我们这里来一趟！”“馆领导去不去？”“馆的领导就不必了，没有别的意思，首长要谈谈这本书的编辑问题。”放下电话后想了两个问题，一是我这个平民百姓，中央领导办公室怎么能找到沈阳？二是书目已呈上，还要看稿子，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人，世界大事，10亿人民的大事，对一本小书还这样认真？不知是什么意思，想不出个所以然来，出版社的编辑也慌了神。不管怎么样，抓紧时间整理书稿，中午饭也不吃了，晚间躺在招待所的床上回想每篇稿子的内容，文章中凡是提“林司令、林总”的地方，皆改为“东北野战军领导或东北野战军首长”，历史部分的描写是实事求是的，赞美之词即是事实，也是应该的，尚未悟出有政治错误的地方。也罢，最多是白费心血，书不出了。

8月1日上午9点，出版社的编辑薛园林同志到北京，为了赶时间，坐不起出租车，就雇了辆拉货的人力板车，在东西长安街上抬摇过市，人们都笑看这两个土老帽。离中南海西华门还有一段距离就下了车，走到门卫处报了单位姓名，说明是按陈办通知来的，让到接待室尚未坐稳，来了位

三十左右岁着便装的人，进门就问那位是辽宁来的？我二人起立自报姓名，“请跟我走吧！”走了有10分钟，到一个大院门前，卫兵向我们立正敬礼，进屋后看坐倒茶。“我是首长办公室的秘书，叫许永跃（现在任国家安全部长），等一会朱主任接待你们。”时间不长又被领到朱主任的办公室，朱主任说：“首长看了你们的书目，认为这本书的编辑指导思想应当再研究，首长准备找几位在东北工作过的老同志谈谈，开个会，如果有必要，也请你们二位参加。还没住下吧！我们请来的客人就住在我们这里吧！”听了这几句话，几天来提着的心算是落在肚里了。于是高高兴兴的住进了中南海招待所。

8月13日上午8时，接陈办秘书许永跃电话通知：今天上午10时在我们这里开会，请你们二位到时过来开会。9时45分我俩赶到会议室时尚无人来，只见室内排放10余张陈旧的沙发和茶几，此外再无任何设备。秘书说：这里是老人家开小型会议常用的屋子，老人家不允许添置设备，开会嘛是讨论问题，讨论完了各回各家，添设备一要化钱，二也无用。两分钟后冯文彬（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主任）、张秀山（国务院农业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韩先楚（全国人大副委员长）、马洪（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马石江（中央党史资料征委员会副主任）先后走了进来，9时58分陈云同志在会议室门口下车，进屋后与每个人一一握手，大家刚坐下，黄克诚（中纪委副书记）因双目失明，在秘书的扶持下走进来，陈云还立起来扶着他说：黄老坐这吧！

陈云同志说：发给你们的都看了吧！（陈云在8月9日

对《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这个谈话提出了5点意见，发给了与会的首长）要不要写这本书呢？我看要写，现在写，我们这些人还在，将来写，我们这些人不在了，他们搞不清楚，后代人要问三大战役的胜利是怎么来的？就搞不清楚了。

但是，写这本书要触及一些敏感的问题，林彪的问题，避开林彪不是唯物主义的，那么艰苦还是把敌人打败了嘛！他们编的《辽沈决战》要重新考虑，林彪的问题不要避开，你怕他也是总司令嘛！彭真没走的时候，是林、彭、高、陈，避开就不是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就说不清楚，林彪的错误是在打完义县以后，还要去打长春，他怕打硬仗，害怕了，这一仗打的好，蒋介石去沈阳好几次。

他们编这本书，没有回答一个问题，东北当时在全国是最弱的，为什么三年多的时间就反攻了？要回答这个问题，仅就辽沈战役讲辽沈战役，讲不清。

黄克诚插话：辽沈战役纪念馆是不是改成东北解放战争纪念馆，把进军东北、建立根据地、三下江南、四保临江、夏、秋、冬攻势都包括了，辽沈战役作总结。

陈云说：黄老，三大战役都叫出去了，世界都知道嘛！还是叫辽沈战役纪念馆，把这些都包括进去，用这个办法写辽沈战役。

张秀山插话：我同意陈云同志对《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那5条都要讲清，把胜利的原因详细地写一下，把过程、原因都写了，再写辽沈战役就好写了。不要否定一切，秀水河子一役本来打胜了嘛，有人还要批，不是历史唯物主义，要说清楚林彪打决战的决心不大，后来还有动摇，但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方针，打了胜仗嘛！后来反动是后来的事。

韩先楚插话：陈云同志的5点意见不仅是辽沈战役的事情，是整个全东北的问题，这样写法好，以辽沈战役为中心，把背景写出来。

陈云说：把这本书做为中征委的一个项目与辽沈战役纪念馆合编，由秀山、首道、先楚、刘震、马洪你们管管这件事，秀山带个头。最后问我们，你们还有什么？我赶紧起立回答：很好！没有什么。

看了陈云对《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及他老人家在会上谈笑风声的叙述，深切地感到，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从党和国家的大局出发的博大胸怀，确是一位伟大的彻底的历史唯物主义者，是实事求是的典范。

中南海会议后，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于9月12日，以中征发〔1983〕10号文件的形式印发了关于《陈云同志关于《辽沈决战》一书的谈话》的通知，给各省、市、自治区、各大军区党委的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这实际上是将陈云的谈话公诸于全党的党史研究部门。

紧接着，陈云又于1984年1月11日复信给张秀山说：我考虑将《辽沈决战》一书的编辑规划连同我的谈话，由中征委和你们（编审小组）上报书记处审批备案是可以的，但不必发文件了……一纵和二、三、四纵都是四野初期组建的部队，除了在“文化大革命”中，跟林彪干了许多坏事的人，其余的人不要使他们因为过去是林彪的老部下就抬不起头来，林彪是林彪，林彪的老部下是林彪的老部下，同样，高岗是高岗，高岗的老部下是高岗的老部下，这个问题我们应当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态度。

陈云的谈话和他的这封信，受到了原东北野战军广大

指战员的欢迎。史学界也一致表示赞赏。

《辽沈决战》编审小组于1984年4月4日将陈云的谈话、编辑规划及给张秀山的复信一并上报中央书记处。6月13日中央书记处复函，同意编辑规划并指示抓紧进行编辑。

陈云的谈话，远远超出了一本书的指导思想，谈话从党的历史高度，从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的高度，评价历史、评价历史人物，促进了史学界对东北三年解放战争史的研究。

1984年2月11日，黄克诚同志对大百科全书军事卷中的“林彪条目释文”发表意见时就更加明晰地说：对于林彪的历史如何评价从前没有人讲过，最近陈云同志在谈如何编写辽沈战役回忆录时讲到这个问题……据我了解林彪的确有指挥作战能力，他生前我这么说，他死了以后我还是这么说……1945年冬，我们进军东北的部队是10万多点，到1948年12月部队进关时是1百多万人，带10万人进去，带1百多万人回来，建立了东北那么大的解放区，当然这不是林彪一个人的功劳，是整个东北局和东北部队指战员和东北人民的功劳，但是林彪是主要领导人……

陈云的谈话和他给张秀山的信，黄克诚对林彪的评说，对争取建馆立项无疑是一个关键性的突破。

三、老领导、老将军的支持与关怀

1983年9月1日，锦州市委、市政府给辽宁省委书记郭峰、沈阳军区司令员李德生、政委刘振华写了请求建馆的报告，郭峰书记请秘书长王显堂命省文化厅写一详细报告给省计委。不久，市文化局领导派我赴沈阳求见刘振华政

委，向他汇报陈云的谈话及在中南海开会的情况。刘政委白天军务繁忙，晚饭后休息时间就到招待所听取我的汇报。刘政委说：陈云同志的谈话很重要，是对东北历史的肯定，我对纪念馆建设是积极拥护的。有时间和其他同志商量一下，特别是要和郭峰同志商量商量，你们先搞一个设想，没有一个设想不好研究。

1984年2月，辽宁省政府就建馆一事给沈阳军区写了报告，提出了一个投资250万元的设想并请军区资助。市领导获悉此报告后命纪念馆派人请见沈阳军区领导。3月19日我和杨美莹赴沈阳军区。20日晚8时刘振华政委、赵先顺、高克副司令员同时接见。刘政委说：李司令因开会不能来了，我请赵副司令、高副司令他们二位来，一起听听你们的意见。听完汇报后刘政委说：建馆我们是积极拥护的，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过去有顾虑，说你是颂扬林彪，林彪在战役中有错误，但还是执行了毛主席的作战方针。省政府的文件我们都看了，投资250万元太少了，（高副司令插话：建一个宾馆还要几百万哪，现在建筑材料比以前贵了嘛！）馆要建的有气魄，要雄伟壮观，要有长远观点，要流传万代，建筑质量要高，要有百年大计的思想，能抗八级地震，要有一个好的规划和设想，建筑和内容都要设计好，要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不搞便罢，要搞就搞好，纪念馆不是一般的设施，是关系后代人的问题，是一项智力投资。关于资金问题我们军区要出钱，我们还可以帮助呼吁黑、吉两省。建馆是个大事，要成立个建馆委员会，请韩先楚司令挂帅，张安回北京后和他说，就说我们三个人的意见。我和郭峰同志再商量一下，要在今年落实。刘政委的上述谈话，在后来